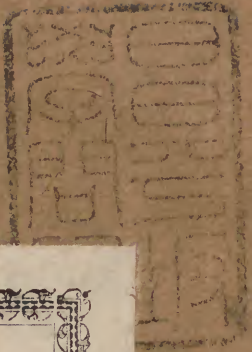


非子 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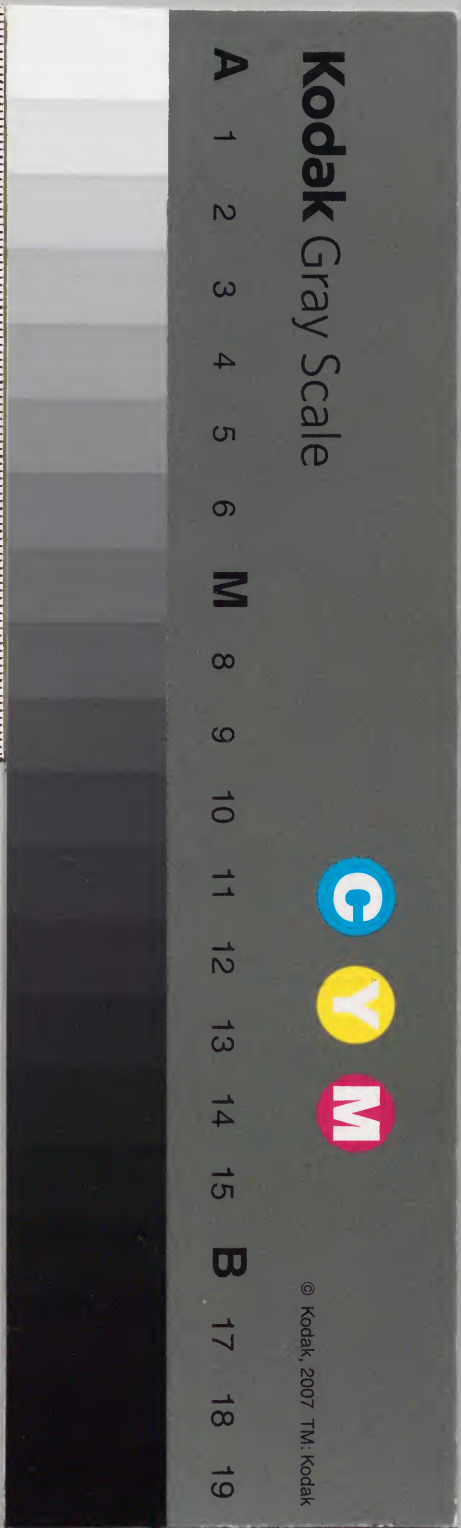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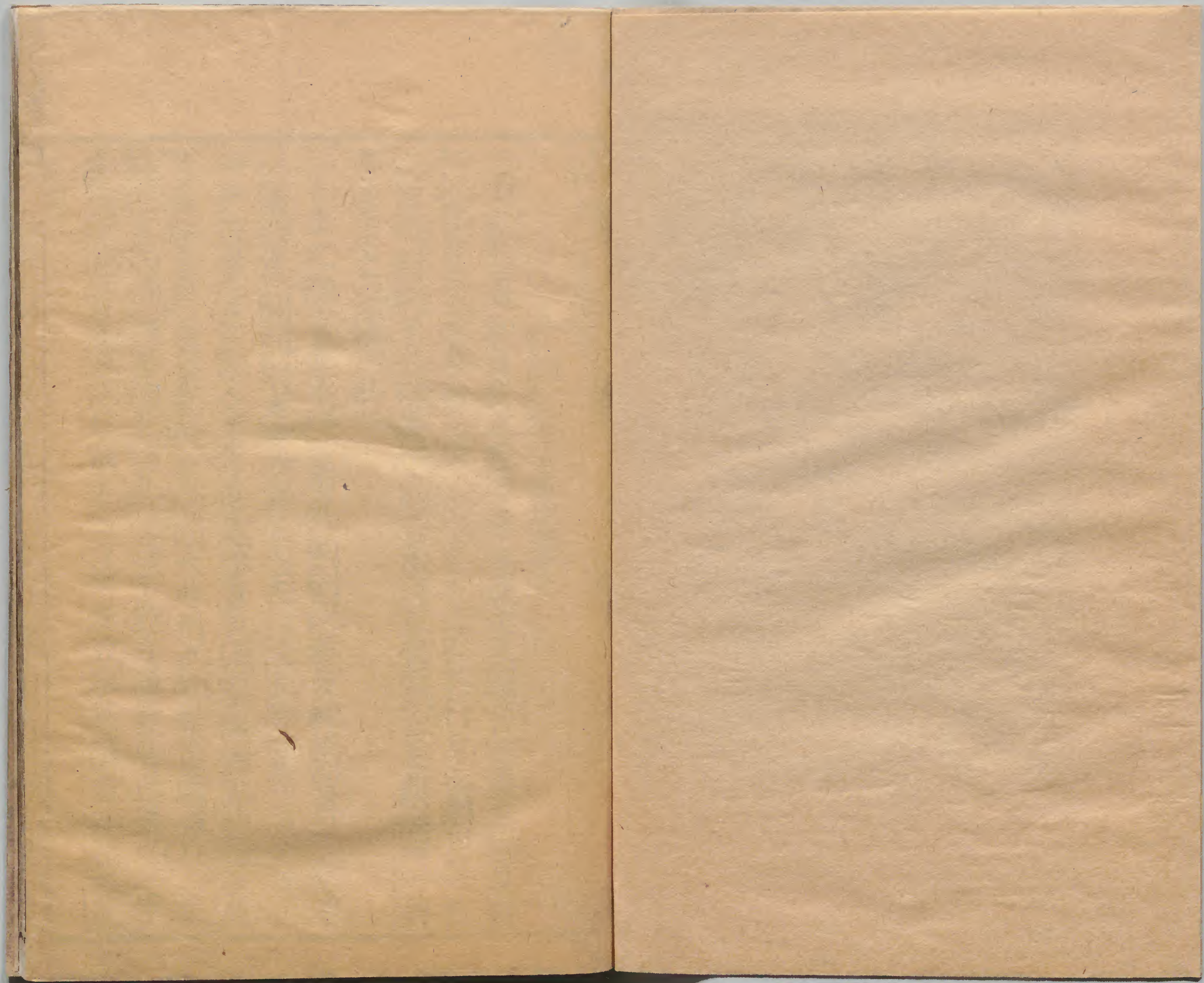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六〇三五	類
六	冊
二	函
架	號

漢書門	六〇三五
類	五二五
冊	六
架	五
函	二
號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5
	冊數	9	(4)
	函號	300	33

漢書二卷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淺草文庫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引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闕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羨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小者未可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季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記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今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卧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

李子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季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

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鬲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摛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今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露齊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曰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誦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烏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截然至日晚必歸饒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去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子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前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林示之不止

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龍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回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襍麾之鳥敬焉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酌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璞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邳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子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
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
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仇禮下布衣之士以
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
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
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
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紫桓公患
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
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
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
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日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
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
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
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
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
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
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
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
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

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于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圜水圜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吝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文公問箕鄭曰救餓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言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言其兩和曰謹警言敵人曰暮且至擊手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
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子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
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一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二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 跖危坐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跖者懷恩報德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為德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

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

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也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勇力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力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故東郭牙議管仲欲公

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 故有術之

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而駁雜者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 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

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此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此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夫為門而不使入此雖堯不治况非堯乎門不

如無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辱不用壁辱用玉以魏西門豹請復治鄴用左右故也

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猶盜嬰兒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

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榮人為非猶是媚為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去蟻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

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索官無以與與宣王之患懼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逼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

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而出入之容變陽敖有糲餅以其太儉

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

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

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而簡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則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車為難令其姊犯法踴之趙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

賢是用怨謗也

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
臯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
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
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
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
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
以悅而德公也明者行步危故曰明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
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
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
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
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

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

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
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

言贏勝而履躄

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
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
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
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
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
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允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王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中君之所與

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寡且侮寡

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韃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
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
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
其矜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
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
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
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
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
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
而後啗桃左右皆拑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菹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間也君子以賤雪貴不
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菹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
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
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禱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
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弥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
為殷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
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
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

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
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
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
也儒者以為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
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
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
諂上則尊敬

四詎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
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君左
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

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
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
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
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爾璽而去文侯不
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豹所

納之
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
言裘尚有所
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
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

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
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

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

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

以為大行狼莛草甸邑能入其所食之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

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

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三味坐不重席晉

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

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

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

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

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

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

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

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

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

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莖青

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

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

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邯鄲也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

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爾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第十二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成之道宄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媪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女媖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女媖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

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

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辨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拂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駟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

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生以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五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

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雍齒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己者必利而不

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
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
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
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
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栢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
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
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
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
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
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
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
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
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
理斬其軀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軀戮其
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
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
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
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苑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
驅車至於苑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苑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

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及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
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苑門廷理曰非法也舉及擊臣馬敗臣
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
能相萬乘所不窺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
事爲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
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窺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
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
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日衛君之巫謂薄疑

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
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
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
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
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
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
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
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
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爲法者
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
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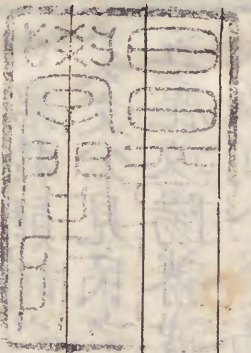
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

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五千八百八十



西澤紫白

